

一九二八叢書之二

自然科學
與
社會科學

第一卷

和

重慶書店出版

1930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

謙 弟 著

自 序

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聯合來研究，是很不凡的，是不足以賺得讀者們讀文學書那樣興吁嗟嘆，拍案叫絕的；這是一定的呀！

不過，我自從研究社會科學以來，直到去年在廣西省立第二師範教書的時候，我深深地覺得學社會科學的人須有自然科學的事理爲其研究的基礎；學自然科學的人須有社會科學的事理爲其研究的坐標。否則，學社會科學的人一定會有馬爾塞斯（Malthus）的人口論的謬說，愛爾烏德

(Ellwood) 的社會的玄學的宗教說的「神學時代」的觀念；學自然科學的人一定會有赫胥尼 (Huxley) 的「適者生存」說的崇拜者的人類社會觀，一定有只承認科學領域中有自然科學而沒有其他的科學的自然科學者只知有自然，而還不知有社會的「自然」觀念呵！由此，學自然科學與學社會科學的人是會如老鼠鑽牛角越鑽越深越找不着一條出路的。

我懷着了這樣的信念，久想寫一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文字，但以時間的關係終於未動筆，後來又預備將此題作為對廣西二師同學所組織的一九二八學術研究社的講題的，旋以當時有一篇關於「近代俄國心理學之趨勢」一文須先講，所以這篇文章，一直擱到由桂林脫逃到長沙，再住到G的鄉裏才寫了一節；不過所寫的只劃出了全篇的大意十分之一，到滬後又重新擬過了全文的意見，預備寫完給青春月刊的創刊號的，但此文寫好總在四萬字以上，所以便決定寫來印

單行本，而擱下未寫。因此，一直遲到現在，見着了我所敬愛的同學旭東自廣西陽朔縣高校發來的信中說：「……最後：我希望你在百忙中抽一點時間去做『創作』和『翻譯』的工作。」等話，使我想到了要寫完這篇文章來滿足他的希望之一；旭東他是學社會科學的，可是，他以前還是被唯心論的社會科學大家騙了，以為社會科學是精神的文化科學，只是在社會科學的文獻中埋頭用死工夫，直到我去上他們社會科學的時候他才改變了研究的方針。當時，我曾向他們提出學社會科學的人須以自然科學的研究為其基礎，不能夠離開自然科學去研究社會科學；因為社會的生長，變異，發展俱要受自然的條件所決定，而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總答案，九九歸一不是什麼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而是自然科學。比如經濟學所研究的主要問題；如何生產與如何消費這兩個問題，在生產這一問題是工業的和農業的問題；在消費這一問題可以說是人生的問題或者社會的分

配問題；但是這兩問題的解決，生產方面的工農業的問題，當然是要以自然科學才能解答；而消費方面的人生的或社會的分配問題，若以消費的標準應受生產的決定觀點講來，這也不能不求諸於自然科學的自然的滿足與分配的——因此，我個人從這一點也提出「不要經濟學」。

當我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後，社會科的同學中可以說只有旭東個人是深深地接受了；故後來他很希望我能夠講演這個題目。

可是，不幸的很，爲了自己不是「世故老人」而是「乳口未乾的孩子」，又以時局的變動，竟離開了二師，沒有將這個題講給他們聽，沒有將我的整個的意見告知旭東，所以在接着了他希望我「創作」……的信後，我更不能不將此文抽時來寫好了。

不過，因爲我現在所住的地方——潮安，比之那有如古代的部落的桂林還差得多，坊中沒有關於這類的書可買，我在桂林又損失了很重要的

社會科學的書，現在找不着，兼以來此所任的職務是這般的討人厭；希望在這樣的時期中寫得比較滿人意，那是不可能的，我現在只望能够在未離潮安之前寫好。

我自到潮安來了以後，對於我所任的工作是不滿的，生活過得沒有朝氣，總是被暮氣所包圍着，常常覺得我是不能再努力於什麼而「自暴自棄」的過活着。但我所敬信相依爲命的G，他對我是百般地愛護，慰藉，勉勵，勸戒，而且希望我刻苦努力；記得他在給我的34號的信中說：

「……我深深感覺得一個人要真真求實學，要研究科學，要從自己的研究中找尋真理，找尋人生的意義，找尋某事某物的興趣，是非耐勞忍受一切困難，從困難中努力扎掙不可的，因此，我希望自己能走到這樣科學精神的研究中去，不問結果如何向着目的地前進！哥哥！因此我希望你也如此！我願我們相互鼓勵，監督，幫助，自己創造一條光明的道路；要急切地追求人生的意

義，要急切地實現理想的生活，在此刻實在是不可能的，哥哥！我希望你努力！我希望你忍耐；同時自然加倍地希望我自己更刻苦些！唯願一切都順利，我們設法去共同研究！」

爲了G對我的熱望，我是更不能不努力，不刻苦自發呵！

可是，現在我所能努力的，便是看如何將我的許多幼稚複思想複現於紙上，以求一般人的惡毒的或者善良的批判。

是以，我現在決定無論如何將此文寫出以表明我的幼稚思想之一，而以之給我所敬信相依爲命的G和我所敬愛的同學——旭東。

至於這本冊子的內容如何；有無值得一讀的價值；用不着自盡自贊自毀自謗，一切訴諸讀者罷。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

目次

自序

緒言

爲什麼要研究自然科學？

爲什麼要研究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對抗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明日

結論

緒言

歐戰之後，資產階級的文化確是受了一個迎頭的打擊，確是沒有再抬頭的餘地。所謂「現代文化之花」，竟在現代的智識階級的「飢餓」，「疲勞」，和「社會與以的虐待」的園中凋零了；大家正患着新的「黑暗時代」之降臨，正企望着那又一次的「歐洲的文藝復興」地時代之清泉來洗刷被歐戰的暴風淫雨所污髒了地穢痕呵！

二十世紀以來，一切文化的享受，還是秉承

着十九世紀的遺物，沒有什麼「新文化的誕生與繁榮之朝向。」

全世界的社會局面，不是趨於穩定地反動情況之下，便是陷於紛亂不息地悲慘之境。我們試一張開世界的地圖來看，白色的歐洲與美洲的社會，（甚至染着紅色的歐洲的俄國社會）她們全社會中的階級情況怎樣，她們全社會賴以維繫的紐帶怎樣，不是給你以鬥爭地失望嗎？不是給你以解體的恐怖嗎？再從亞洲所染上的黃白色的社會看一看，她們社會的情況又是怎樣呢？不是給你比歐美兩洲的失望與恐怖更倍之嗎？關於這些事例，我們也可以不必去引證，我們還是請求讀者注意那「趨於穩定的反動情況」和「陷於紛亂不息地悲慘之境」地社會現象好了。

處在全世界的這樣社會情況之下，無論你上層階級也好，無論你智識階級也好，無論你中層階級也好，無論你城市的或鄉村的工人與農民無產階級也好，你們能可「穩坐釣魚台上」安然去研

究你們的「學術文化」與「技術文化」嗎？你們能不因時代的暴風雨地襲擊而還可以達到研究的成功嗎？——這是很顯然的，任何階級中對於文化有興趣的研究者，他們是不能安然的去研究他們「不可以解決他們當前的饑餓，枵腹以待着的所謂什麼文化這個東西的。」

我們誰也知道，自從歐戰告終以來，這十幾年中，全世界所受歐戰影響的物質的損失簡直還沒有賠償清楚的，那為道斯計劃所病的德國經濟情況，却不知在歐洲要醞釀出什麼事件來呢？那「在東亞鬧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正待時機爆發哩。

實在的，我們睜開眼睛目覩着這些社會的情況，我們對於那相信「人是宇宙中心」「人為萬物之靈」的「唯人論」的「超人」，真要作嘔呵！為什麼人的社會，人還不能做中心，而人反能做宇宙的中心呢？為什麼人社會中的問題，人還不能以萬物之靈的「靈氣」去解決，而反聽其遺留于子子孫孫，傳之萬世呢？在這兩點，實在使

人深深地覺得人類是陷于「人類的誇大狂的迷網中去了呵！」實在是由于人對於他們所棲息的社會，所依以為生的自然是一個什麼東西還不懂得呵，還是莫名其妙呵！

但是，你說人不懂得他們所棲息的社會，所依以為生的自然，他們可以答覆你，我們現在所研究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正是在求懂得，正是在明其妙，而且我們快迄于成功了；你可以知道，我們對於社會，對於自然的研究，是已經握得了「宰制的武力了」，我們快可以達到憑我們的意志去支配社會與自然的一步的苦街之上了。

是的，我們知道研究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者，他們是走上了達到他們「研究的企望之路上去的」；然而，不幸的很，他們所走的企望之路，從他們研究的結果看來，我們只覺得是走到歧途上去了呵！

我們知道從科學的評價上這一點去攷查那些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者的研究，實在會使你失望

地呵，實在不能使你對於他們的研究給以科學地評價呵！現在你試提出：(一)爲什麼要研究自然科學？(二)爲什麼要研究社會科學？與(三)人和社會及自然的關係是怎樣？將這三個問題，拿去徵求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者的答案，從他們百人中你能得着五個人的正確的答案，那也就是很不錯的了；實在，我們在許多的時空內還得不着如此的答覆呵！

因此，我們今天檢出這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主題來研究，在本書中，我們是要來答覆上面的三個問題，並研究相關的問題，而且企求答案比較正確，比較近于事理。不過所寫出的問題答案，究竟正確與否，究竟近于事理與否，我還不能期其必然，只期求達到「或然」的階段上，那也就是我的希望了，有不對的地方，十二萬分地希望讀者與以友意的指正。這是一個題外的附帶申明。

爲什麼要研究自然科學？

說到爲什麼要研究自然科學這個問題，在我的意思以爲應當先了解「何謂自然科學？」這個命題而後才能談得上。因此，我們且來解答「何謂自然科學？」這個命題吧。

對於「何謂自然科學？」的解答。因向來大家都以「科學」二字代替自然科學，至於旁的研究，比如研究社會的學問是在科學之上加了界說的，所以我們在這兒解答「何謂自然科學？」有時

也只好以科學二字的解答作為解答。

田邊元在最近自然科學書中說：

「……和此種對立的，就是不着眼於各個事物的特徵，而選出多數對象所共通的要素，以作研究資料，成為闡明事物共通性質的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對象，其本身本無價值上的差別，而立於平等的地位，為普遍對象中的一個實例，即是自然科學的目的，在於求得普遍的認識。」

任鴻雋在科學概論書中說：

「科學是根據於自然現象，依理論方法的研究，發見其關係法則的有統系的智識。」

「照這個定義看來，我們應當注意下列幾點：

「(一)科學是有統系的智識，故人類進化史上片段的發明，如我國的指南針火藥等，雖不能不說是科學智識，但不得即為科學。」

「(二)科學是依一定方法研究出來的結果，」